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率一

後漢月支國沙門支斐迦譯

舍利弗前長跪白佛願欲有所問惟佛肯者乃敢問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當問如若從文殊尸利但問怛薩阿竭署因緣法名未悉得其事今爲汝說之諦聽諦聽舍利弗言受教及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拘絺那釋文陀弗須菩提阿難律朱利敢摩訶敢柰吒和羅阿難一一尊羅漢悉在會中皆起爲佛作禮白佛願樂欲聞令菩薩悉

當因緣摩訶僧那僧涅若男子若女人聞者皆當求之諸聲聞者皆當因其法所以求僧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當脫者悉得羅漢諸一一尊比丘以華散佛上供養怛薩阿竭署諸欲天子悉以天華飛行供養以天妓樂以樂之所以者何從本所不聞其字何況今當具足聞之釋提桓因以天上拘耆華樹而化滿其祇洹佛語舍利弗怛薩阿竭署者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發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薩坐於樹下四者具足佛法是爲四舍利

弗問何因緣發意菩薩有一署所謂發意所作為一切十方作功德所以者何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署阿惟越致署者一切有所作為無所希望求是地安隱地無所想地堅固地是爲佛法基界故曰爲二署坐於樹下者由不空起起者當成道故不離力無所畏是爲三署怛薩阿竭署者如所署審如所署不可數特尊之署已住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陀已法教是爲四署佛語舍利弗菩薩復有二署何謂二爲聲聞轉法輪

爲阿惟越致轉法輪是爲二署怛薩阿竭署名署已在中者已法有教色法佛法痛癢思想生死識法佛法其法者舍利弗不可議譬喻愚人所作言是法可得是法不可得佛語舍利弗不可得者不教捨本空者諸法教名
曰怛薩阿竭署舍利弗言何所是怛薩阿竭署佛言不可勝數是爲署佛問舍利弗何所慧是署舍利弗言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法者不可得故是曰爲慧署是菩薩所當學學者當學怛薩阿竭署不念以過去世俗法以

應道法不說俗事之惡不言道事可好如是學者爲學怛薩阿竭署不以識學是非是不作是學爲怛薩阿竭署不分別大者謂眼色識不分別眼分別一切有念是爲不學怛薩阿竭署是人可度是人不可度作是學爲不學怛薩阿竭署怛薩阿竭署者則一切人之署作是學者爲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無央數署一切法無所斷絕是爲學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不念諸法當有所生於怛薩阿竭署無所想是爲學怛薩阿竭署

不念是所有無所有佛語舍利弗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不想怛薩阿竭爲學怛薩阿竭署諸法無所求是爲署是則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色法佛法痛癢思想生死識法怛薩阿竭法諸法無所著隨署教一切諸法不著已不念有無是則隨教已不著有無則隨無根之教如是學爲學怛薩阿竭署用者亦無過去當來今現在如是署者見一切亦不見一切舍利弗白佛言何謂爲見無所覆無所覆蔽悉見是爲怛薩阿竭署何謂爲不見

一切所謂不見其門無所入是故不見是爲怛薩阿竭署亦不於署與空合併亦不思想亦不願亦不可見亦不可得如寂者則其署清淨署無能得長短署亦無有助署者不得助署者亦無有異是爲署無所從生署是謂怛薩阿竭署不亦不足計亦不踝計亦不膝計亦不臍計亦不腹計亦不臂計亦不手計亦不願計亦不頭計亦不內計亦不外計亦無中間計亦無不極計亦不無極計亦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計亦不人計亦不須陀

洹計亦不羅漢計亦不辟支佛計亦不怛薩阿竭計亦不有餘無餘計亦不脫有脫計亦不計法所在不可計署無有字署是則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今會者比丘多有不聞是者未聞計言有是無有是如我身諸法悉爾作是語者便隨其語作行不可計而爲作計爲法處者因是有取與便有命持思想壽欲壽壽欲得壽欲壽壽已欲壽壽壽壽佛語舍利弗署亦不從法亦不從非法亦不從有亦不從無當作是從不可說怛薩阿竭從亦

不從怛薩阿竭者亦不壞敗亦不想覺是爲
怛薩阿竭覺不可聞是故審聞如是說則怛
薩阿竭說諸所說審說如空說審佛語舍利
弗無所從來是爲怛薩阿竭來無有處是爲
怛薩阿竭處無所依是爲怛薩阿竭依無所
屈無所申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
得心無所生無所安住諸所作功德無所求
如所教無所行是爲行是種無所生是功德
亦無根亦無實僧那者無所縛無有脫無所
作是爲精進無所觀亦不作是視所見者不

作二心智無所得其智無所爲亦無所起不
以證而作求作是求作是念無有名其語政
者謂不可得其哀若道其得等者無人不念
人其護者不作是乍念乍不念佛語舍利弗
無慧是則慧十二因緣無所生其合者無有
合不可得道可得無所念是比丘念無所持
而持鉢被服無所剃是爲剃頭無所受戒而
持戒而無如是比丘好道所好是比丘所好
用意定者無有異意其已定者無有身心念
不念慧者是比丘數其說已足者以不足若

比丘足者謂爲少少不可計法而^三可知已無有知已不從是法者如所教無有界是故佛界無有法是故怛薩阿竭法無作法法無所作故曰無有法諸法所入悉當盡是爲怛薩阿竭署無所入已應怛薩阿竭署佛語舍利弗若有欲學怛薩阿竭署者其有勇猛如^{率十}師子者若男子若女人當作清淨戒無有異意心清淨清淨慧之所作無所念之所作其飲食取足而已若乞匱諸所思想已清淨無有異心不於一切人而有想不於諸法有所

希望亦不念下中上之事所作常等比丘作是學者已爲學佛語舍利弗其無所求學者爲學怛薩阿竭署摩訶迦葉白佛比丘以一事學僧那僧涅已爲學怛薩阿竭署何謂一事諸法無所著是爲學怛薩阿竭署須菩提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二事於諸法無所希望爲以等心一切人不念以等一切是爲二比丘學怛薩阿竭署摩訶目犍連白佛比丘以三事學何謂三事但學要法不學飾亦不念我以近亦不念我以遠是爲三事文陀

弗白佛言比丘以四事學何謂四事不念有所從得亦不念何所當得一切如等淨所持若空是爲四事如是學爲學怛薩阿竭署摩訶迦旃延白佛比丘以五事學何謂五事無所貪惜欲以法祠祀爲一切有慾不念一切有慾不念一切於諸法無作無所求是爲五事爲學怛薩阿竭署柰吒和羅白佛比丘以六事學何謂六不發一意亦不求空亦不學本際所以者何不因緣二事已向佛所說不起念思惟何所是佛證是爲六事比丘學怛

薩阿竭署佛言一切法一切人悉以怛薩阿竭署見亦不異見亦復不見自然亦不見法作是學爲學怛薩阿竭署柰吒和羅復聽比丘所學無極署是乃應怛薩阿竭署如所樂不見其樂如是行者比丘爲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者以爲學佛法不可議法用一切故柰吒和羅白佛若比丘學怛薩阿竭署者云何而自持佛言比丘意不念有一切人不念有一切法亦不安亦不危是爲比丘而自持柰吒和羅白佛言今怛薩阿竭爲誰

說怛薩阿竭署佛言其欲學如署者爲是說何所是學者佛言用摩訶僧那僧涅故說亦不念是彼中間一切無有求是爲怛薩阿竭署其有想行者是故非署如是者爲怛薩阿竭而賤他人其慳貪嫉妒不應是署其有諛謗不慚愧者妄語者皆不應是署其有不愛樂衆者其欲獨有者若樂惡者不喜人安隱者其有所念呼爲有其有二心者謂好惡無有異作思想者離深法者念不中事者求利害者若求乞瓦鉢震越床卧具病瘦醫藥若欲

求飲食離於迦羅密親附於惡師於本佛所無功德者常有怖懼於本際欲於世事轉相剋識所作但求名字而無至者愛樂於五所欲有所作希望得者所以如是者不能在山間空閑寂靜有慈心之意離於哀心常在魔事離信佛戒者所作悉不隨其法教常喜亂心不安隱心其心狂亂其心多端用是故離於好心離於微妙之心離於盡心但念佛色身但念欲見法但欲見比丘僧離五陰功德離四大功德離六衰功德離十二因緣功德

離念一切人之功德其有是心者悉不應怛
薩阿竭署其有不諛詭常質朴念諸深法佛
語柰吒和羅其有心如是者已應怛薩阿竭
署其有歎歌佛者已有念一切佛故欲學怛
薩阿竭事故其有學者不學者怛薩阿竭悉
知觀視佛意者若在城郭丘聚縣邑有所見
怛薩阿竭署悉見之佛語柰吒和羅若能知
怛薩阿竭署不柰吒和羅言當從佛聞當從
佛聽何能身自知之惟佛說之願樂欲聞以
比丘當持佛言善哉善哉如柰吒和羅所說

佛言其餘凡意者不能知怛薩阿竭署而不
作怛薩阿竭道地者而不能知怛薩阿竭署
不可盡極數是故名曰署不可觀視不可觀
視是故名怛薩阿竭署其欲知怛薩阿竭署
者以不愛惜身壽命一切等心於一切人一
切諸虛飾之事不在其中其有二心者不與
共同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當作是學柰吒
和羅白佛於是會中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
不曰有文殊師利菩薩耶佛復語柰吒和羅
譬如人到大海名珍寶摩尼處其價不可計

數其人於珍寶中住而不知摩尼珠價若有
一人謂其住寶中者今在是中寧知摩尼處
不其人反言不曉所以者何其人不知摩尼
珠故今柰吒和羅在名寶中而不知寶處所
以者何在衆摩訶衍中而不知復有比丘名
半十闍焰闍焰白佛若無學僧那者我欲等心以
光明照於一切復有比丘名三波提師利白
佛教欲學怛薩阿竭署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我無所求復有比丘名三摩師利我欲學怛
薩阿竭署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所以者何

了無所見故作是學乃可爲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而所學署當作是學復有比丘名曰染
師利白佛我不以一切人爲他人亦不於人
有所思想欲度人亦不見當所度者亦不見
法當以何法教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佛言
如所學署當學復有比丘名曰勃白佛我以
忍於一切亦無有貢高所以者何他人自貢
高我不以身自貢高我不以所有想有若有
以內自貢高我不以內自貢高所以者何用
念一切人故念一切欲令安隱我亦不以惡

住以法明故住念一切悉欲令明不欲令有
冥我作是學恒薩阿竭署佛言當學而所學
復有奢夷種名曰多和光白佛言我欲教一
切人過於生死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欲作
是學恒薩阿竭署佛言當學署如所學復有
比丘名曰惟闇耆檮沙白佛我欲如佛在佛
樹下亦不見佛樹亦不得欲作是學恒薩阿
竭署如所學復有比丘名底羅末白佛我不
學諸法我亦不學欲所法是所有法悉不學
諸法法而不學佛言如所言恒薩阿竭署用

一切故欲學應時於座中有萬比丘尼三千
人皆起白佛吾等欲學恒薩阿竭署用一切
故欲具足學復有七千優婆塞優婆夷五千
人皆從座起言吾等當具學爾時復有八萬
天子悉言當具足學教告一切復有比丘名
松呵難白佛諸法無所得諸法不可得當云
何學恒薩阿竭署佛言如若所學署當學復
有比丘名利三旬白佛我不轉於一切法當
云何學恒薩阿竭署佛言如所學署當學復
有比丘名摩呵波那陀惟劍王者種白佛亦

不無我亦不有我亦不智亦不無智亦無所破壞亦無有證是意無有異諸所因緣無所因作是爲學怛薩阿竭署佛言如所學復有比丘奢夷種名曰非陀徧白佛一切諸法不見際無有際者謂若有若無有亦無際亦無無有亦無字其如是者乃可忽佛言不可若無際無際已無願無願者是故菩薩佛言善哉善哉如仁之所說無願不可議不可知不可思不可住無所畏無有字平等無所學無所持無所壞無所造無所作具知

一切無所得無有色菩薩亦無名色亦自是非是學非有亦不可得無所望礙佛言如所學署當學爾時有五百婆羅門出舍衛國因道徑到佛所前爲佛作禮而却住白佛言如所說願樂欲聞令常安隱佛問諸婆羅門用誰故欲聽聞諸婆羅門言無有人是故人用是故佛言有怛薩阿竭署從本諸佛所說今我所語是有婆羅門名羞桓師利白佛在於母腹中已聞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三摩震提白佛言適向母胞胎已聞怛薩阿竭

署復有婆羅門名雪真提白佛言適生便聞
怛薩阿竭署四面而明見怛薩阿竭飛在上
住以手著我頭便言若當號爲不可見頂佛
復有婆羅門名額真提白佛生以來不久便
聞怛薩阿竭署於空中見佛來而言若當聞
學怛薩阿竭署復有婆羅門名曰那羅沙目
竭白佛今夜半見四面四佛來到我所便以
頭面作禮諸佛言有不可議怛薩阿竭署於
祇洹釋迦文佛所聽受是我本之瑞應復有
婆羅門名阿真提羅蕪耶白佛今夜半見佛

長高二十里三十二相諸種好謂我當學怛
薩阿竭署聞之忽然而不復見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三波奢白佛我生墮地時有
人而來舉舍而明謂我母勿以乳子令是子
當以怛薩阿竭署而爲飲食母聞之大歡喜
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倪三飈白佛
卷十
言我本學婆羅門事時於空中見佛有三十
二相諸種好便舉言若當學若當事聞之則
以頭面著地問何所是學何所是事其佛言
有怛薩阿竭署是若學是若事如學是者諸

法悉可知是則爲度是則怛薩阿竭事是故浴浴者謂去垢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前脫不脫者欲於衆婆羅門中而尊當學是署我聞其言踊躍歡喜以頭腦受其教問佛何以故前有是瑞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摩訶迦婁那白佛我行洗浴還作大火欲祠之於上見佛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如若祠火之法不當爾所以者何起而復滅故我即時復問不作是滅當何以滅之其佛言不念人不念我

不念壽命不念有無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思想是火而無滅者亦自滅其火可令自然而不用薪我諦聞之即以手問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薪其佛言有不可議怛薩阿竭署若當學學已便能作火而不用薪作是學者亦不念姪怒癡以故火即爲滅聞之即以頭腦受其教所見者是我本之瑞應佛言如若所說是怛薩阿竭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牟梨師利白佛我適提酪欲著火中欲令之熾盛便見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

諸種好即時其佛言用是火爲事有怛薩阿
竭署何以不學應時問其佛當何所學徃到
祇桓釋迦文佛所是我本之瑞應復有婆羅
門名曰分畛者橋泉白佛我到廬上取華欲
持歸見怛薩阿竭身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
言取華不如若如取華取華有所壞敗我應
時復問取華云何其佛言莫以手取莫動搖
其枝而可得取當學怛薩阿竭署自如有慧
手爲若取其華慧手者可得不可議華一切
人皆是華可以教化得泥洹是之瑞應佛言

當學怛薩阿竭署如若所學復有婆羅門名
曰邠陀施白佛我到市於道中央失墮錢散
在地以聚欲取訖以仰頭上視怛薩阿竭身
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問我作何等我言捨已
所失錢其佛言是不爲難若當捨五道生死
一切人亦不那中作數亦不想是乃爲難即
問是學當所從聞當所從學其佛言有怛薩
阿竭署當學當那所聞即時言有佛名釋迦
文在祇桓當從是聞前世所作今世逮得是
本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曰分譎舟白佛到市

向歸欲買雜香買以還歸未到舍見怛薩阿
竭其心即時踊躍佛問手中持何等即謂持
雜香佛言是香不足言有香名爲不可議香
其香聞上下四維東西南北方當求是香應
時復問是香者是根是本是莖是枝是葉是
十一
華是實實之所香佛言是香者亦無根亦無
本無莖無枝無葉無華無實實而香當求是
香即問當於何所求即言於祇洹釋迦文佛
所當聞怛薩阿竭署是我所聞之瑞應佛言
如所聞復有婆羅門名曰阿耨迦惟延白佛

我所至城外坐於樹下其心安定譬如若如禪
視四面如普大明見無央數佛悉言不當坐
禪如是應時即問其佛其佛言亦無所生無
所滅是爲應禪所以持所視故無所視者是
爲視無心心何以繫者何以故其心無有想
故當作是禪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徃釋迦
文佛所問當從是學其法是故本瑞應佛言
當學如所學復有婆羅門名羅那懿多白佛
適到市買金欲以稱之便見怛薩阿竭其光
明甚明其佛言用是爲稱有法名不可稱當

如求之則時復問何所是不可稱者其佛言
諸法不可以稱稱之譬如空不可稱一切諸
法如是我言願樂欲聞何所是法而可學者
其佛言有名曰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是我
本之瑞應之所問佛言當學如所聞是皆前
世功德之所致故逮是應復有婆羅門名曰
阿拔阿遮義手白佛我夜已半出觀星宿有
大明而見怛薩阿竭便以頭面作禮其佛言
不當視星宿如若所觀應時即問其佛報言
亦不可仰向佛復還問今若所視星宿名何

等我即應言不知其佛言是名悉盡如若所
學當學諸法所入悉知所見汝事即復問何
所處可聞是法其佛言當於祇洹釋迦文佛
所聞是語忽而不知處是故所聞怛薩阿竭
署本之瑞應佛言當學如所聞復有婆羅門
名曰術闍師利白佛適以種農種便見怛薩
阿竭在前住不可數千比丘僧俱其佛言不
當如若已種農種應時則問當云何種其佛
言亦不取亦不收當作種亦不生亦不枯則
時復問佛當何所處而學是法其佛言有怛

薩阿竭署當學當聞聞已是若之種亦不取一切之法亦無所收亦無所造亦不思想知是者其法無所生無所造故無所生已無所生故無所枯滅無有種而不生亦不滅即問佛是何等瑞應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其當於佛樹下坐者是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曰阿禾真阿禾真白佛出舍於里門見死人便念死人乃如是應時獨語便見佛佛言不當如若所念所以者何見惡色便有思想諸法不可得而無所得當作是念其得道者

所作不以想亦不用得故便有餘念亦無二心之所念無所想是故無有想是道所作念無可所得是乃爲得以知二心者是故無所求是道之所作無所見是道所見後法欲盡時以思想教人若於塚間見枯白骨坐念便得脫若念五色從是中校計而求脫校計出息入息欲求脫知欲法盡便有作是應時復問佛當云何學便離是事其佛言當學道如是法當學怛薩阿竭署如怛薩阿竭事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當從釋迦文佛聞率十十五

是忽然不見所以見是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當在道地故復有婆羅門名阿惟示真白佛我到曠野見衆多死人中有爲畜獸所食噉者中有臭者中有壞敗者有青色者有赤色者有黫黫者便自念欲於坐校計收念是便見東方佛來有三十二相便遙向而爲作禮其佛言雖觀是物以爲想即時問其佛我當學何法而教一切令脫生死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學是者爲一切諸道作功德從釋迦文佛具足問之是何本

瑞應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作是學者爲學在佛樹下坐復有婆羅門名曰波梨漫多白佛我夜出實無所可見便然五舍以爲燭火所以者何避溝坑深井便自念當學何法而爲一切作明令其無冥適有是念便見佛在虛空中住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作非凡人之所爲諸怒恨貪饕諛詭虛飾已無是者能念是事非餘所及以等心念一切亦不念數數所念如佛在樹下不念聖文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學具足者意復

問佛當從所聞其佛言當從釋迦文佛所聞其所當聞者悉在彼聞若丘聚縣邑城郭郡國悉於是法中而見聞是言已恍惚不知其處是何瑞應佛言用若當聞怛薩阿竭署故當學故是之瑞應其菩薩所當學悉在是法復問佛有幾署所當可學佛言如佛境界其署如是其署者如佛境界等無異諸法皆從是署如勑心瑞應時復問我是法微妙深乃如是是不可見不可知復有婆羅門名曰悉達膝白佛我與數百千婆羅門俱如行祠祀

熟自念當何祠祀令一切皆得解脫令無勤苦適作是念便見怛薩阿竭光明及相諸種好便言善哉善哉乃作是念當作念如若所爲其佛言往到舍衛國祇洹阿難邠祇阿藍釋迦文佛所當爲若廣說其祠祀意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是皆以過去諸佛之所說復問當何以祠祀佛言菩薩以飲食所有施與人作是祠祀而脫於三界有戒祠不自念有求故有忍辱祠不以心惡向一切有精進祠欲拔脫五道有三昧祠不作因緣有

所希望有多所聞祠一切名身諸數身具足
波羅蜜知有法施祠若行人欲以法化一切
若有畜生欲聞法者不中捨而爲說經亦不
以色說以法慈心教詔一切佛言有上人不
惜其身趣欲令一切各得安隱不以憂心而
辛十
教人所以者何用更得好軀譬若摩尼珠洗
之倍好其王者子莫不愛喜所以愛喜者何
十七
無瑕穢故其法師譬如是雖有生死所更倍
好所以者何身亦無惡亦無榜者所以者何
常歌歎佛故雖佛遠常欲親近所以者何已

無所求即祠是爲祀其有三跋致者亦有祠
而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恨心故於一切無
惡意菩薩有祠無有勝者若有念是者是故
勝不念之者無所勝以功德長養身及他人
是故菩薩意所以者何不以法有所諍以故
無閻無有繫無有縛無有閉其有作是祠者
莫有能瞋者亦不念何法可計可校是上人
之所作已處觀其處處亦不於功德中有所
想亦不破壞所作罪所以者何不失其本故
亦無有過菩薩上之尊法能來教化者亦歡

喜亦無懈怠亦不與人如有怒心所以者何
摩訶衍不從是得故曰摩訶衍亦不想其衍
佛語悉達膝捨若本祠祀當作是祠祀即菩
薩祠祀之瑞應如若所見怛薩阿竭是皆先
世習衍之所致所以者何若覺眼見佛者是
皆本之瑞應復有婆羅門名難頭多羅白佛
我見流水有一人而持一木作橋我念子之所
作甚何小矣等作可以廣大所以者何欲
令一切悉可得度過適有是念東方便有百
佛而來現悉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念令

一切人而得度亦無央數人之路今釋迦文
佛在於祇洹子從可悉從受法得致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是我本之瑞應得見怛薩阿
竭聞其教誠佛言善哉善哉如子所言復有
婆羅門名曰旃檀多師利白佛我出城門外
辛十
有迦羅越謂我如過舍施若二百萬便隨其
歸入舍有大高座令我而坐燒香供養具作
十八
飲食已二百萬爲達觀我應時自念當何以
自作方便而過達觀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薩清淨之達觀可得而異適作念便見東方千

佛悉飛如來悉在前住皆言善哉善哉如上人之所作爲一切人欲作便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當爲若廣說其法如若得清淨其達觀而可以受受之者令一切皆可得安隱所以者何若三千大千刹土悉奉行十善受施不如菩薩發意爲阿耨多羅三耶三苦心而受施悉過是上作是語已恍惚不知其處佛言即怛薩阿竭署之瑞應所以者何以先供養十方佛故逮得是法復有婆羅門名曰闍利師利白佛我在山中安心而坐譬如得禪

於上見五百佛四面皆香如天香皆呼我名言善哉善哉如若所求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苦法勿作異禪何謂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念一切人以慈心故勿以想人作不可思惟禪作是禪勿想心念一切皆令安隱勿念人想勿念身想其諸佛言往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爲若具說其法怛薩阿竭署當作是學學是者在所作爲說是已而不知諸佛處是我本之瑞應佛言審如若所見無有異所以者何其有當坐於佛樹下者即有是瑞應

若已先世供養七千佛故復有婆羅門名曰
訶沙漫白佛我見諸婆羅門不多不少於恒
水浴已語我汝復行浴身所惡露衆惡悉當
隨水而去便自思惟何如而浴身諸衆惡當
隨水去便自見佛在於虛空中其佛言汝何
思惟我應時對曰諸婆羅門今我浴身所衆
惡悉當隨水去故坐思惟是事其佛言若到
祇洹釋迦文所當爲若說現法諸所衆惡悉
當除去其佛言有名諸法甚深無有底其水
甚美於是浴者悉得淨潔若欲浴者當於中

浴衆邪惡可以消除浴已諸天人及一切皆
得安隱便以法教化無所不徧所以者何諸
過去佛悉那中浴是故現瑞應佛言當聞怛
薩阿竭署者是本瑞應有婆羅門名曰惟耆
先白佛我齋華持到婆羅門神祠入門見怛
薩阿竭飛在虛空中而住其佛問我持是華
給何所即應言欲以上神其佛言有怛薩阿
竭號曰天中天可以華供養上之所以者何
因是可有功德而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
可逮得阿耨多羅禪即欲以華供養其華悉

化作佛悉紫磨金色其光七尺三十二相諸
種好悉具諸佛皆言其心已堅於功德者能
致是應即時復問當作何方便令功德不可
勝數其佛言若有菩薩見佛者因是作功德
中有見化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寺者因
是作功德中若見佛坐起處因是作功德中
有見佛經行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佛者因
是作功德中有聞上下四維四方有佛教誠
一切因是作功德中有佛舍利者因是作功
德中有老病死而自計校因是作功德若見

郡國縣邑破壞者若穀貴人民飢餓而用是
自計因是作功德所以者何念前事故因是
有不可數功德所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
復有婆羅門名曰沙竭末白佛我入海浴
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
度海便自念其餘有浴者亦在是間當有此
異其意欲度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
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我即時復問當何
浴其佛言有道度諸法可於其中作是浴者
已爲度也應時復問何所而可度於世間者

報言佛者已爲度即復問何所法而可從學
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中當從學問如若所
願悉當具聞悉爲若說之令若得解聞是已
忽然不見其處便問佛言何所法而可度者
度一切諸法者波羅蜜是佛言汝欲度諸法
者當等心於一切人所以者何當念度一切
人之生死譬若度海當學是事使得度一切
諸法亦不想法亦不想無法作是若後當爲
一切說法佛語沙竭末菩薩用一事具足諸
慧何謂一事世惡法欲盡爾時其欲制其法

教導一切令法而不斷絕是爲一事具足得
諸慧復有二事菩薩學是疾逮得佛何謂二
不念諸法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念見一切諸
法自然處是爲二事復有三事若善男子善
女人奉行是者疾成至佛何謂三以諸法視
之如光明明於諸法亦無多亦無少不作是
念二已應而一無有異心所以者何諸法不
可得故三是因名佛是爲三事復有四事何
謂四事一者總持諸法二常於怛薩阿竭而
作功德三持心如空不想一切人四者若有

供養不供養者其心無異若男子女人奉行是法疾得至佛是爲四事復有五事何謂五事一不於諸界有所念何謂諸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欲所得不作是念二常於佛法而作功德三若見同菩薩其心有悅

所以者何用實大故四於一切無虛飾之心

所以者何我當度故五亦於是中無所想是爲五事沙竭末白佛其有奉行是五事者疾得佛佛言當作是學疾得阿釋多羅三耶三菩自致成佛是爲度生死之海以法教於一

切令如恒薩阿竭無所不度真有至心堅住於菩薩功德者便逮是瑞應若有念忍中道取證佛言如是法者勿得憂念具足恒薩阿竭十種力一切聞者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卷十

廿二

音釋

踝 戸瓦切足骨也又腿兩旁曰內外踝 腘婢忍切
勦 居儼魚切 檢二切 謨 承矢 眇之 忽訶
乞請也 呂多切 驪哥 黜黓
烏感切 黜他感切 黜云
不明淨青黑色也 達觀梵語也此云
施觀初觀